

# 前漢書

卷八十九下

涵芬樓  
影印

新纂

卷之四

卷之四

前漢書卷四十九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爰盎鼂錯傳第十九

師古曰鼂古朝字其下作朝蓋通用耳

爰盎字絲其父楚人也

師古曰盎音一浪反

故為羣盜徙安陵

師古曰羣盜者羣衆相隨而為盜也

高后時盎

為呂祿舍人孝文即位盎兄贈任盎為郎中

如淳曰盎為兄所保任故得為郎中也

絳侯為丞相朝

罷趨出意得甚

師古曰意甚自得也

上禮之恭常目送之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

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身亡與亡

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

人主雖亡其法度存當奉行之高祖誓非劉氏不王而勃等聽王諸呂是從生主之欲不與亡者也

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

氏不絕如帶

師古曰言微細也

是時絳侯為太尉本兵柄

師古曰執兵權之本

弗能正呂后崩大臣

相與共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

下謙讓

師古曰如似也

臣主失禮竊為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

師古曰莊嚴也

已而

絳侯望盎曰吾與汝兄善今兒廼毀我

師古曰望責怨之也

盎遂不謝及絳侯就國人上書

告以為反徵繫請室

師古曰請室獄也解在賈誼傳

諸公莫敢為言唯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

盎頗有力絳侯廼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

師古曰自國入朝而殺之

居處驕甚盎

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可適削地

師古曰適讀曰謫

上弗許淮南王益橫

師古曰橫音胡孟反

謀反

發覺上徵淮南王遷之蜀檻車傳送益時為中郎將諫曰陛下素驕之弗稍禁以

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有如遇霜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下大弗

能容有殺弟名奈何上不聽遂行之

○宋祁曰越本無迷字

淮南王至雍病死聞

師古曰雍是扶風雍

縣聞聞於天子也○宋祁曰注是字當刪

上輟食哭甚哀

師古曰輟止也

益入頓首請臯

師古曰臯以不強諫也

上曰以

不用公言至此益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行三此不足以毀

名上曰吾高世三者何事益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解衣

師古

日睫目旁毛也交睫謂睡眠也睫音接○宋祁曰解字上當有不字

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

之○宋祁曰曾參字上浙本存孝字句義並足

今陛下親以王者脩之過曾參遠矣諸呂用事大臣顓

制師古曰顓與專同

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淵

鄭氏曰大臣亂乘傳而赴之故曰不測淵

雖賁育之勇

不及陛下

孟康曰孟賁夏育皆古勇士也

陛下至代邸西鄉讓天子者三南鄉讓天子者再

師古曰鄉

讀曰夫許由一讓師古曰許由古高士堯讓天下於由由不受也

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

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廼解益繇此名重

朝廷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益常引大體忼慨宦者趙談以數幸常害益益患之益兄子種為

常侍騎諫益曰君衆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

師古曰惡謂諍毀之言其過惡

於是上朝東宮趙

談驂乘益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

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

○宋祁曰一本云刀鋸餘人載

於是上笑下趙談泣下車上從霸陵

上欲西馳下峻阪盜檻轡

師古曰檻與擊同

上曰將軍怯邪盜言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

堂

師古曰言富人之子則自愛也垂堂謂坐堂外邊恐墜也○宋祁曰或無之字下同

百金之子不騎衡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

也師古曰騎謂跨之耳非倚也

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

如淳曰六馬之疾若飛也

馳不測山有如

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

中常同坐

師古曰同坐謂所坐之處高下齊同無差等也

及坐郎署長布席益引卻慎夫人坐

蘇林曰郎署上林中

直衛之署也如淳曰益時為中郎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帳待之故得卻慎夫人坐

也師古曰卻謂退而卑之也坐音材臥反○宋祁云趙本及景德本監本並無長布席三字一本云郎署長布席學官本無長布席三字若上云及坐

慎夫人怒不

肯坐上亦怒起益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以立后慎夫人

迺妾妾主豈可以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

之也獨不見人豕乎

張晏曰戚夫人也

於是上迺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入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益

金五十斤然益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

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釣反

士卒皆爭為死遷齊相徙為吳相辭行種謂益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絲欲刻

治

如淳曰種稱叔父字曰絲

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劔刺君矣南方卑溼絲能日飲亡何說王母

反而已

師古曰無何言更無餘事

如此幸得脫益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益益告歸道逢丞相申

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益還媿其吏

師古曰慙不見禮也

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

相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名也丞相良久乃見因跪曰願請問師古曰欲因問隙私有所白也丞相曰使君所言公

事之曹與長史掾議之吾且奏之則私吾不受私語盜即起說曰君為相自度孰與

陳平絳侯師古曰度計量也與猶如也丞相曰不如盜曰善君自謂弗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

定天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適為材官蹶張遷為隊帥如淳曰隊帥軍中小官師古曰帥音所類

反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者上書疏

○宋祁曰郎官者既云郎官何更施者字明是官與宦者畧述禁中人耳未嘗不止輦受其言不可用置之言可采未

嘗不稱善何也欲以致天下賢英士大夫日聞所不聞以益聖師古曰日日得聞異言也○宋祁曰

景德本無大夫上三字越本亦無大夫上字而此本獨無上字要須得之對下句君字而君自閉箝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師古

音其炎反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人適不知將軍

幸教引與入坐為上客盜素不好鼂錯錯所居坐盜輒避盜所居坐錯亦避兩人

未嘗同堂語及孝景即位鼂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案盜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

為庶人吳楚反聞師古曰聞聞於天子錯謂丞史曰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丞史丞及史也爰盜多受吳

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盜宜知其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

絕如淳曰事未發之時治之乃有所絕也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盜不宜有謀如淳曰盜大臣不宜有姦謀錯猶

與未決師古曰與讀曰豫人有告盜盜恐夜見寶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師古

天子之前也嬰入言上廼召盜盜入見竟言吳所以反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可罷上拜

盜為泰常寶嬰為大將軍兩人素相善是時諸陵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騎

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盜以泰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

以五百人圍守盜軍中初盜為吳相時從史盜私盜侍兒文穎曰婢也盜知之弗泄遇

之如故人有告從史君知女與侍者通廼亡去盜驅自追之師古曰驅馳而追言疾速遂以侍

者賜之復為從史及盜使吳見守從史適在守盜校為司馬師古曰為校中之司馬所領士卒正當守

盜廼悉以其裝齎買二石醇醪師古曰裝齎謂所齎衣物自隨者也醇者不雜言其醲也醪汁滓合之酒也音牢會天寒

士卒飢渴飲醉西南陬卒卒皆臥師古曰陬隅也飲音於禁反陬音子侯反又音鄒○宋祁曰古本飢字下有乏字今削之無害

司馬夜引盜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盜弗信曰何為者司馬曰臣故

為君從史盜侍兒者也盜乃驚謝曰公幸有親文穎曰言汝有親老吾不足索公師古曰索古累字也

音力司馬曰君弟去師古曰弟但也臣亦且亡辟吾親如淳曰藏匿吾親不使遇害也晉灼曰辟音避君何患廼

以刀決帳道從醉卒直出師古曰於醉卒之處決帳而開令通道得亡也司馬與分背師古曰一時各去也盜解節

旄懷之如淳曰不飲令人見屣步行七十里如淳曰著屣步行而逃亡明見梁騎馳去遂歸報文穎曰梁騎將軍擊

吳楚者也師古曰遇梁軍之騎遂因得脫歸報天子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為楚王以盜為楚

相嘗上書不用盜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湛相隨行鬪雞走狗師古曰湛讀曰沉雒陽劇孟

嘗過盜盜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盜曰吾聞劇孟博徒服虔曰博戲之徒也將軍何自通之

盜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喪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師古曰凡

人在生不能無緩急之事夫一旦叩門不以親為解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臣瓚曰凡人之

之師古曰瓚說是也不以在亡為辭師古曰或實在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

曰心季今公陽從數騎鄧展曰陽外也晉灼曰陽猶常也師古曰鄧說是也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遂罵富

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盜師古曰多猶重盜雖居家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

為嗣盜進說其後語塞師古曰塞不行也梁王以此怨盜使人刺盜刺者至關中問盜稱

之皆不容口師古曰稱美其德口不能容也廼見盜曰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

刺者十餘曹如淳曰曹輩也備之盜心不樂家多怪廼之梧生所問占蘇林曰音梧文穎曰音陪秦時賢士

善術者也師古曰蘇音文說是還梁刺客後曹果遮刺殺盜安陵郭門外

鼂錯潁川人也晉灼曰音厝置之厝師古曰據申屠嘉傳序云責通請錯匪躬之故以潁而言晉音是也潘岳西征賦乃讀為錯雜之錯不可依也

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師古曰軹縣之儒生姓張名恢錯從之受申商法也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

以文學為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六石吏主故事錯為人陷直刻深師古曰陷字與峭同峭謂峻陘也音千笑反孝

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聞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廼

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師古曰稱師法而說其義詔以為

太子舍人門大夫師古曰初為舍人又為門大夫遷博士又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

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張晏曰術數刑名之書也臣瓚曰術數謂法制治國之術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公孫弘云擅生殺之力通壅塞之途

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此與錯所言同耳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眾則羣

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爲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爲也

師古曰言何用知事

臣之愚誠以爲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

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

書說也

師古曰說謂所說之義也

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爲功臣竊觀皇太子材

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爲心也

張晏曰若伯魚須中尼教

乃讀詩書也

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

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爲太子家令

臣瓚曰茂陵中書大子家令秩八百石

以其辯得幸

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

師古曰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智算若囊橐之盛物也

是時匈奴彊數寇邊上發兵以

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

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畧畜產

師古曰毆與驅同

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

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

師古曰益奮厲也

敗兵之卒沒世不復

師古曰永挫折也

自高后以來隴

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

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

師古曰輯與集同底與砥同

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

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

○宋祁曰而法曰大有利此語絕不傍理蓋下有兵法曰故後人誤書耳當從制本作敗其衆而有

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

繇此觀之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

之急者三

師古曰合刃謂交兵

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

之水

師古曰漸讀日歲謂浸也音子廉反

山林積石經川丘阜

師古曰經川常流之水也大陸曰阜

少木所在

師古曰少古草字

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

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

師古曰曼衍猶聯延也屬續也衍音弋戰反屬音之欲反平

原廣野此車騎之地

○宋祁曰地字下當有也字前後相準存也成文

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

師古曰遠離也

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中可前可後此

長戟之地也劔楯三不當一

萑葦竹蕭

師古曰萑葦也葦葭也蕭蒿也萑音完

少木蒙龍支葉茂接

師古曰蒙龍覆蔽之貌也龍音來東反

此矛鉞之地也

師古曰鉞鐵把短矛也音上延反

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

險阨相薄此劔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

集

師古曰集齊也

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

師古曰金金鉦也鼓衆也○宋祁曰學官本越本並作金

鼓之指據云金鼓則音爲是作指非

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

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

應劭曰袒裼肉袒也師古曰裼音錫

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

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

師古曰鏃矢鋒也音子木反

此將不省兵之禍也

師古曰省視也五

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子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子敵也將不知兵

以其主子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子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

弱異執險易異備

師古曰易平也音弋鼓反

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

形也師古曰彼我力均不能相勝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師古曰不煩華夏之兵使其同類自

擊也相攻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師古曰與猶如

險道傾仄且馳且射師古曰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師古曰罷讀曰疲

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師古曰易亦平也突騎言其驍銳可

用衝突也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師古曰撓攪也音火高反其字從手一勁弩長戟

射疏及遠師古曰疏亦濶遠也○劉奉世曰長戟恐誤或者勁弩如今九則匈奴

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師古曰伍人為伍二伍為什則匈奴

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蘇林曰騶音馬騶之騶如淳曰騶矢也處平易之地可以矢相射也臣瓚曰材官騎射之

官也射者騶發其用矢者同中一的言其工妙也師古曰騶謂矢之善者也春秋左氏傳作藪字其音同耳材官有材力者騶發騶矢以射也手工矢善故中則

同的的謂所射之準臬也蘇音則匈奴之革筈木薦弗能支也孟康曰革筈以皮薦以木板作如楯一曰革筈若薦楯木之以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師古曰薄當人心也師古曰一說非也筈音息嗣反

迫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師古曰給謂相連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

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與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

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師古曰言不知其術則雖大必

小雖彊必弱也俛亦俯字印讀曰仰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服虔曰蹉跌不可復起也師古曰跌足失據也跌音徒結反則

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

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

習俗和輯其心者師古曰輯與集同也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

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張晏曰衡音橫師古曰衡卽橫耳無

勞借音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

財擇師古曰財與裁同也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荅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

三章聞之李奇曰三者得地形卒服習器用利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

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錯復

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師古曰貉音莫

客南攻揚粵張晏曰揚州之南越也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

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爲人禽屯

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文穎曰土地寒故也食肉而飲酪

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師古曰密理謂其肌肉也毳細毛也其性能寒師古曰能讀日耐此下能暑亦同揚粵之地少

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

償於道服虔曰償仆也如淳曰償音奮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更有謫

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

孟康曰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供復役之也或云直先發取其左也師古曰閭里門也居閭之左者一切皆發之非謂復除也解在食貨志發之

不順行者深恐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師古曰北謂敗退

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

石赴湯火師古曰蒙冒犯也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

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師古曰復復除也音方目反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師古曰猛火曰烈取以喻耳陳勝

行成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師古曰倡讀日唱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

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師古曰著音直畧反其執易以擾亂邊竟師古曰竟讀日境何以明

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墜師古曰墜古野字○

宋祁曰浙本居字下有也字獸字下有放字若去也去放語迫而不文放字猶害於義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

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師古曰晦古畝字也南畝

耕種之處也○宋祁曰景德本無以離二字校添刊誤亦改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

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人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

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李奇曰纔音裁師古曰纔聚而不淺也猶言僅至他皆類此

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

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師古曰更謂易代也音庚又讀如本

字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蘭

石布渠荅服虔曰蘭石可投人石也蘇林曰渠荅鐵蒺藜也如淳曰蘭石城上雷石也墨子曰城上二步一渠立程長三尺冠長十尺臂長六尺二步一

荅音廣九尺素十二尺師古曰藺石如說是也渠荅蘇說是復爲一城其內城開百也雷音來內反○宋祁曰以便爲之存以字不成句且無義

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師古曰調謂算度之也總計城邑之中令有千家以上也調音

徒釣爲中周虎落鄭氏曰虎落者外蕃也若今時竹虎也蘇林曰作虎落於塞要反說非也虎落者以竹篾相連遮落之也先爲室屋具田器廼募臯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張晏曰募民有罪自

首除罪定輸作者也復作如徒也臣贊曰募有罪者及罪人遇赦復不足募以丁

奴婢贖臯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師古曰復

音方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師古曰初徙之時縣官且廩給其衣食於後能自供贍乃止也郡縣之民得買

其爵以自增至卿孟康曰食貨志所謂樂卿者也朝位從卿而無職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樂卿武帝所置耳錯之上書未得豫言之也然二十等

爵內無有卿名蓋謂其等級同列卿者也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

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

予之孟康曰謂胡人入爲寇驅收中國能奪得之者以半與之師古曰孟說非也言胡人入爲寇驅畧漢人及畜產而它人能止得其所驅者令其本主以半

賞縣官爲贖張晏曰得漢人官爲贖也師古曰此承上句言謂官爲備價贖之耳張說非也其民如是○劉奉世曰其民當屬上句則

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師古曰言非以此事欲立德義於主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

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如淳曰東方諸郡民不習戰鬪當戍邊者也以

陛下之時從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

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師古曰言發怨恨之人使行戍役也上從其言募民徙

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師古曰言發怨恨之人使行戍役也上從其言募民徙

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

送也或曰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  
師古曰稱副也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

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師古曰輯與集同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

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師古曰所以充實寬廣空虛之地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

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少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

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張晏曰二內二房也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

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師古曰為之往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

男女有昏師古曰昏謂婚姻配合也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張晏曰畜長六畜也師古曰種樹謂桑果之屬長音竹兩

反劉攽曰所種所樹畜積長茂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

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度服

日假音假借之假五百帥名也師古曰假大也音工雅反劉奉世曰假服說十是古者戍皆有期代則不置故曰假謂其權設猶假司馬之類亦非常置也

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師古曰有保護之能者也今流俗書本護字作讓妄改之耳習地形

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

習以成勿令遷徙師古曰各守其業也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

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

還踵矣師古曰還讀曰旋旋踵回旋其足也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

乾隆四年校刊

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師古曰意壹大

治則終身創矣師古曰創懲艾也音初亮反○宋祁曰欲立威者始於折膠蘇林

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爲候而出軍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師古曰使其得後未易服也愚臣

亡識唯陛下財察後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

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師古曰施延四極之內舟車

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師古曰意所不及者近者獻其明遠者通

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師古曰比和也翼其言以自輔也

美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亂從謂禍亂之蹤跡也一日亂

從下或有順字或有治字者皆非也後人妄加之也○劉奉世曰並建豪英以爲

官師師古曰師長也各爲一官之爲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

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子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

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宋祁曰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

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師古曰主郡吏謂郡守也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

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

道張晏曰三道國體人事直言也師古曰二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

師古曰論告也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罹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寧師古

曰永猶深也也惟思也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母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

利著之於篇師古曰休美也篇謂簡也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

重之閉之師古曰重音直隴反興自朕躬師古曰言朕自發視也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張晏曰毋為有司枉燒也

烏虓戒之師古曰虓讀曰呼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錯對曰平陽侯臣窋孟康曰曹汝陰窋參子也

侯臣竈如淳曰夏侯嬰子也賴陰侯臣何文穎曰灌嬰子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邪服虔曰公孫昆邪也

師古曰昆讀曰混音下昆反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師古曰詔列侯九卿及郡守舉賢良故錯為窋等所舉昧死再拜

言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服虔曰力牧黃帝之佐

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甯子而為五伯長師古曰甯字與管同伯讀曰霸今陛下講于

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臣瓚曰講謂講議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師古曰自託不明是謙退讓之至

也臣竊觀上世之傳師古曰謂史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

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為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窋等

廼以臣錯充賦如淳曰猶言備數也臣瓚曰充賦此錯之謙也云如賦調也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少茅臣

亡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

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師古曰親理萬幾之務處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如淳曰法宮動路寢正殿也

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師古曰有根著地者皆載

之也著音直畧反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師古曰燭照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